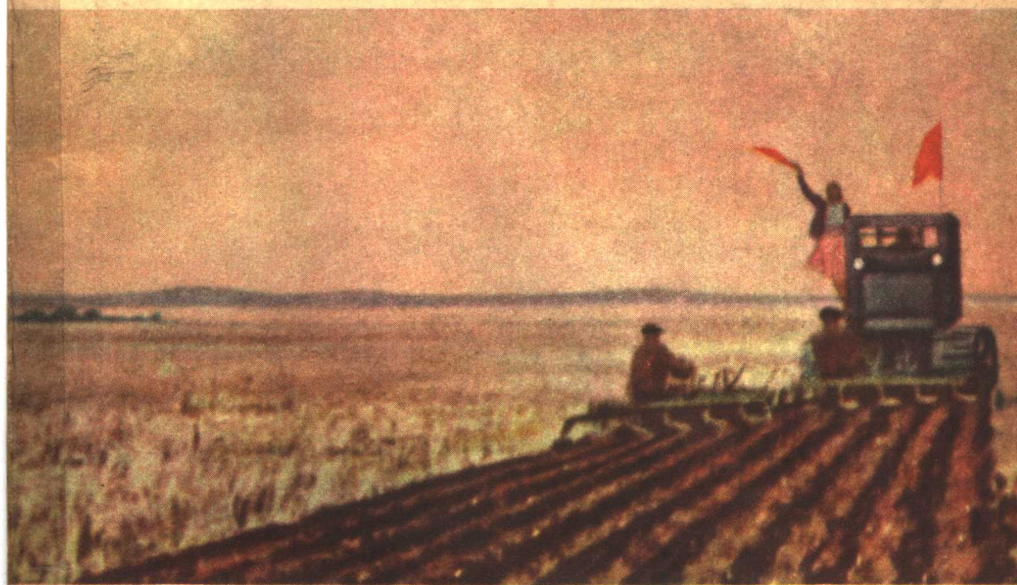




走集体化的道路

尼·依利亞柯夫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尼·依利亞柯夫等著

走集体化的道路

朱 嘉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集当代苏联各民族短篇小說十一篇。在这些短篇中，有的描寫莊員們为集体利益着想的埋头苦干精神，有的描寫反对農莊主席的保守思想，有的描寫共產主义道德品質的培养过程。这一部短篇小說选具有各民族不同的風格，包含巨大的教育意义；对我國目前社会主义改造事業有很大现实意义。

走集体化的道路

尼·依利亞柯夫等著

朱 嘉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意登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72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 1/2 字數 153,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5,000 定價(6) 0.70 元

目 次

走集体化的道路·····	尼·依利亞柯夫(1)
青春恢复的時候·····	薇·史彼莉陀諾娃(11)
控訴·····	謝·拉里奧諾夫(29)
湖畔新居·····	薩·卡迪尔札德(52)
第一步·····	巴·查格利別尔內依(72)
牧馬人之歌·····	達·巴托扎巴伊(85)
朋友·····	格·德茹迦耶夫(98)
在牧場上·····	克·庫尔班薩哈托夫(110)
兩個船長·····	阿·梅特尼科夫(139)
弗拉斯塔·····	叶·阿捷列格姆(159)
畢赫代卡利号遇難記·····	尤·斯莫尔(180)

走集体化的道路

尼·依利亞柯夫

我因公由區里到阿克帕尔斯集体農莊去。这个取了众所周知的馬里族英雄的名字的集体農莊是以工作优秀見称的。

我順着鋪了一層軟綿綿的灰土的羊腸小徑，穿过田野，走向公路，希望在那兒能搭上这么一輛順道的汽車。小徑兩边長着高高的，開始見黃的黑麥，微風拂來，黑麥便沒精打彩地左右搖擺起來，麥穗直觸到了我的肩头。头頂上空中浮游着几塊孤独而蓬松的云朵，当它們遮住太陽時，動蕩搖晃着的陰影就在寬闊得一望無际的田野上飛快地掠了过去。

四野一片寂靜，天气很是悶熱。田野上吹过的微風，沒有帶來一些涼意。

我加快了脚步，因为發現前面有一頂褪了色的圓帽子。帽子在田地上忽隱忽現，过不一会，我已經到了大路上，追及了我不認識的人。

他是个年約六十左右的小老头，駝着背，肩膀窄窄的，留着一口稍微有點花白的連腮鬍子。老头跟大多數馬里族老头一样，長着一双有點斜視的眼睛，当他回过头來時，我感覺到，他的眼睛里蘊藏着狡猾、無所謂和某种默默求人帮助的神情。

我們默不作声的走了几分鐘。

“很远么？老弟。”他終於提高嗓子，用老年人固有的不勻整的声音問，同時为了不落在我后面，加快了脚步。

我告訴了他。

“那可太好嘍，我們同道一直能到愛美列夫村。”

小老头拿出烟絲袋來。

“不抽么？老弟，你做得对啊！可是，我办不到。据说，对健康有害、可能会死得更快一些……我的生活惨透了……甚至于我都不希望我的敌人过我这样的生活，真見鬼！”

“你發生了什么事情？”我感到了兴趣，一面減低了速度。

“事情是这样的……唉，有什么可說的！自己錯了，”小老头開始講述起來，“我犯了个大錯誤，瞧，現在就得在區里到处奔走了，我到过區执行委员会主席本人那兒。我講了，我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他……沒有什麼，他听了，甚至还給我抽了一支香烟，可是事情他沒能給解决！……他說，这不管我的事，你应当給集体農莊管理处寫个声明書。的确，倒霉就是了唄！……”

看到我很樂意听他，并沒用問題打断他講話，小老头接着說：

“人家說，人到年老更聰明。不知道，別人怎么样，可是我恰恰相反，完全失掉了理智，笨得簡直变成了糊塗蛋啦！这有什么办法，你自己倒給我說說看，年青人！”

伴隨着这个懺悔的開場白而來的是沉重的嘆息和令人難堪的冷場。我等待着我的同路人把話轉到主要問題上去。事實上，他是急不及待地接下去說：

“是啊，是自己錯了！……這樁事是老早就開始了。在跟法西斯那場大戰之後，我們集体農莊里的生活过得可不太好。沒有人也沒有馬，什么都嫌不够。開始分配勞動日報酬了，然而沒有東西可分的！土豆子还算分配了几袋，可是粮食，一个勞動日只能分到三百來公分，有時候還要少一些。不知道，當時其他集体農莊是怎么过的，反正我們是很慘。就在那个時候，我的老太婆安菲薩，見她媽的鬼，有一天對我說：

“‘潘杰萊，我今天在市場上听到了！……’

“‘你究竟听到了什么?’我問她。

“她說，‘我听到人家說，聰明些的人运土豆子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帶去……在那兒能賺个好錢，然后再把粮食运回來。潘杰萊，你去不去?’她說，‘前几天，咱們的神甫，特利弗神甫到咱家來过，他也暗示过。’

“‘我問你，他暗示了些什么?’

“他說，‘要是潘杰萊·阿發納西奇能到伏尔加河下游去跑一趟，那可不坏哩。’他还說，‘我也想叫他帶一噸左右土豆子去，一切開銷由我來付。’

“这样，我就相信了，真他媽渾蛋，沒耽擱多久，我就去斯大林格勒了。帶回來許多錢，还有粮食，一點不說假，看上去就有四十來普特^①。照理我这个傻瓜應該洗手不干了，可是我……唉，我真是渾蛋透頂啦！沒有就此不干。相反还去，又去了好几次啊！后來，我就这样習慣了这种旅行。說实在的，我怎么也不能罢手了，好像有一种看不見的魔力牽着我。不錯，在这里偷偷地買進，而在那里再偷偷地賣出。

“秋天就这样过去了。咱們の莊員們都到森林里給勞動組合建筑工程伐圓木去了，可是我却像地主老爺似的躺在自己家的火坑上！我老婆安菲薩烤着薄餅，包着餡餅。院子里家畜养了一大群：猪崽子，各种家禽，乳牛和小牛犢子。我甚至連野狗都給找了个安身的地方，还把它鎖在鉄鏈上。所以安菲薩看到我这样，她也不去干勞動組合的活了，仍舊一个勁地張罗着家务事。

“冬天也这样过去了。到了春天我又出發到伏尔加河去了。我忽而到古比雪夫，忽而到阿斯特拉罕。特利弗神甫也沒放过一次机会，每逢動身時，他便把自己的黑貨悄悄地运到我家里，他說，

① 苏联重量單位。一普特等于十六·三八公斤

‘反正是一樣去，而你的開銷倒可減輕一些。’

“這樣一來，我就來回跑着，大干起投機買賣來。就在那時候，開始了不愉快的事情。我真是見了鬼！

“碰到第一個釘子的時候，正好是在割草期。我們集體農莊主席薩姆桑·彼得羅維奇·加爾基諾夫要我到管理處去一趟。他派女技師給我送來了一張便條，它好像是法院的傳票。我立刻明白，人家要給我擦澡了^①，但又不能不去。

“走進管理處，老實說，像罪孽深重的人一樣，緊靠着門檻便不敢向前挪步了。在桌子後面坐着薩姆桑·彼得羅維奇自己，在他旁邊坐着黨組織書記阿列申。加爾基諾夫看了我一眼，然後非常溫和地說道：

“‘請坐，潘杰萊·阿發納西奇，向桌子靠近些。’

“‘沒什麼，我站一會好了，’我回答。‘我收到了您的通知……就來了，通知說，收到本通知後……’

“‘對，一點兒沒錯，是我們叫你來的，’薩姆桑·彼得羅維奇說，隨後就用刻薄的口吻問道：‘好吧，潘杰萊·阿發納西奇，來講一講，您是怎樣喜歡走上了買賣人的道路的？您敲詐了人們很多錢財吧？……’

“‘我沒有敲詐……’我剛想開脫，但是加爾基諾夫打斷了我：‘怎麼不是敲詐呢？！……你的財產難道是用勞動換來的嗎？’

“這樣就開始了批評，左一個批評，右一個批評！我是個沒有階級覺悟的人，我把個人利益看得比勞動組合的利益還要高，我在勞動組合里像是一群牲口中一頭沒有角的乳牛^②，或者比這個還要壞。當時他說的許多話是記不全的。後來黨組織書記阿列申開了腔。批評啊，責備啊，我好像成了人家在河水上洗滌的襯褲^③。的確，所說的話都是懇切的，沒罵我一句。可是……我算什麼？我呆如木雞，啞口無聲地站在那裡，仿佛嘴里含着一口水。我心里惱

火，我恨一个人，可是我回答不出什么。

“在談話結束時，他們倆對我說：

“‘准备好，明天到草地上去，要是不听话，那就滚出集体农庄！一定开除你，管不了你儿子是在战争中牺牲的。明白吗？……’

“怎么不明白呢？我是非常明白。回家的時候，我决定了：应当乖乖地听从吩咐，否則說不定真会把我从劳动組合里給撵出來。不管怎么样，我總算从一九三〇年起就参加了集体农庄，而且在战前甚至于还受过人們的尊敬。

“嗯，我重新歸正了，真是渾蛋透頂，僅僅过了兩天，我一溜烟地跑到伏尔加河那边去了。这一次回家的時候，我想尽办法不讓別人看見，如果不是夜里，我就不打村里的街上走，从后院回家。然后，再躺到炕头上，一直等到下次動身。

“老弟，集体农庄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我给開除了。除我以外，还有我老婆安菲薩。当人們在大会上批評我的時候，我感到害臊，真是坐立不安，但是，我畢竟沒說一句話，沒請求饒恕，我真他媽見了鬼！我理應嘆咚跪下，懇求鄉親們把我留在劳动組合里。當時还可能寬恕我，把我留下來。可是，这怎么能呢！到处游逛的輕松生活我真舍不得哩！我只不过是一个沒有頭腦的蠢貨啊！

“的确……現在已經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繼續自己的游魂生活，我已經流浪了將近三年嘍。可是我老婆對人們說，我是去干副業生產了。人們是知道我在奔走些什麼副業生產的！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幾個小的劳动組合開始合併了。咱們那兒也有五個集体农庄歸併成了一個劳动組合。我听說，还是那位薩姆桑·彼得羅維奇·加爾基諾夫当选了主席，阿

① 這是俄國人的俗語，意即要受到嚴厲的批評。

② 意指害群之馬。

③ 意指批評得非常透澈，全面。

列申留任了黨組織書記。咱們的那個集體農莊從前在村蘇維埃中也是最大的一個。

“雖然我往外面跑，但心里還是惦記着勞動組合，我是忘不了它的。在我們村里有一條河，人們把它叫做永加河，河雖不大，可不能管它叫小河，因為在最炎熱的時候，它還能轉動有三對滾子的制粉機哩。我在这時候發現，小河附近運到了許多建築材料：石頭、石灰、圓木以及其他的一切東西。還派來了工程師。聽說，咱們那兒要建設發電站了。但這再也引不起我的興趣了。因為我脫離了勞動組合，在過着自己的小日子。

“但只是有一次晚上有人來敲我家的門。我老婆安菲薩照例說潘杰萊不在家。外面的來人不相信，那就只好打開了門，進來的是區里來的稅收幹部，跟他一起來的是咱們村蘇維埃里的人，也是搞稅收工作的。他們交給了我一張通知單，要我在一本厚厚的書上簽个字，一切照規矩办了。他們也沒耽擱一会就走了。我暗自忖想，跟過去幾年一樣的稅款吧，但當我一看通知單，啊呀，我的天哪！

“我馬上像瘋了一樣跑去找特利弗神甫。

“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哪怕幫我償還一半稅款也是好的。我指出說，過去販賣的貨物當中有一半是他的，雖然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樁事。

“可是特利弗神甫非常輕鬆而溫和地瞅了我一眼說道：

“‘做做好事，別來連累我吧，潘杰萊·阿發納西奇！是你去的啊，又不是我。你該自己去想辦法還清，我可沒有錢……’

“於是，後來……”

潘杰萊·阿發納西奇沉默了下來，好像在思考以後又怎樣了，是不是講漏了一些什么重要的。過一會兒，他沒有望我一眼就重新開始講道：

“的确，我做了不少蠢事，真是活見鬼！老弟，鼠目寸光真是要不得。可以碰到各种各样上当的事。我想事情做的还不错，可是，过后一看，才知道走錯了路，陷入了不幸的窘境。

“正当我在追逐賺取大錢和輕鬆安逸的生活的同時，我們的集体農莊却一年比一年發達了，力量壯大了。新的農場建筑起來了，尤令斯基种的乳牛^①繁殖起來了。在永加河上浮游着鴨子群，还有鵝塞滿了整個河叉呵，浮在河面上一大片，密得連水都看不見了。購買了新的汽車，盖起了一個能容納五百個座位的俱樂部，开辟了花園，还有許多其他的东西。可真是啊！……

“我的老弟，我的心窩有了毛病，后來越來越疼的厲害了。

“病了一个冬天，但已經不是过奢侈的生活了，把最后的存粮也給吃光了，我心里想：怎么办呢？春天來到了，特利弗神甫和我老婆安菲薩又開始跟我談起伏尔加河，但我斬釘截鉄地說：‘去你們的吧，我告訴你，我可不再當你們跑腿的了。鬼把戲耍够啦！’

“这样我背上斧子跑進了附近的一个叫做科斯摩杰米楊斯基的小城，在那里整整混了一个夏天。開始找尋伙伴，后來真給我找到了像我一票貨的三个迷失路途的莊稼人。顯然不只我一个人迷了方向，还有他們也同样地走上了歧途。其中一个叫契摩什基。这家伙是逃避繳付子女贍養費的。另外兩個是老家伙，超过了劳动的年令，他們說是集体農莊允許他們离開的。这样一來，我們四个人一起干上了粗木工的活。有的地方修理修理舊房子，有的地方給人家造新房子。盖一所土豆子倉庫能賺上五千盧布。可是心神總是不定，住虽然是住在城里，但思想却在家里，在村子里。有時候甚至于在夢境里还拿着声明書跑去見薩姆桑·彼得羅維奇。簡直背上了思想包袱啊！

① 一种角粗，奶多的乳牛。

“于是在去年的秋天我回到了家里。時間已經是深秋。眼看着立刻就要下雪了。整天安步當車，我害怕坐公共汽車，因為總是耽心着會碰見莊員啊！夜晚來臨了，是個漆黑的，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開始走近了村子，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已了：處處都是燈光，一片都是燈光啊！仿佛是個什麼城市似的，根本不是咱們的皮斯切爾拉村了。我走在街上，兩邊每幢房子里都點着電燈。這是怎麼搞的？什麼時候建築好了這些玩意兒？……瞧，這就是離開集體的結果呵！遠處的農莊也同樣點着燈。

“溜到了俱樂部跟前。它的燈光照得通明，人們在那里拉着手風琴、唱着歌曲，入口處停放着許多汽車。這是遠地生產隊派來的莊員們，他們是來這裡共同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在階梯旁邊圍着一伙青年人，他們笑容滿面，有說有笑，都打扮得整齊齊齊。是啊，只有我一个人提着背囊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真好像一只無家可歸的野狗。要是能藏到什麼地方該多美，可是怎麼可能呢——周圍到處燈火輝煌，連一枚針也是隱藏不了的！只有我的房子里，仍然是那盞火油燈在若隱若現地閃着暗黃色的光。

“我的腦袋暈起來了，老弟，說實話，當時我眼睛里涌上了眼淚。我覺得自己是風中一棵孤苦伶仃的橡樹，這正如一首古代的馬里族的歌中唱的：‘我孤苦伶仃地站立在風中，而且是嚴冬……’

“我真樂意拐進俱樂部去，即使站在一邊看看他們怎樣消遣取樂也是好的，但是我不能，因為我的一雙腳沒有從大道上拐進俱樂部。

“我走進自己的木板房子，脫下背囊和緊身短衣，我老婆安菲薩急不及待地拾掇干淨桌子，便從貯藏室里拿來一些私釀的燒酒。她原原本本地敘述了別後的情況，我們坐了下來，用匙子喝着白菜湯，可是我們感覺自己仿佛跟死人坐在一起似的。我們這兒沒有一點歡樂。這時候她还對我哭着說：

“‘今天一大清早，人家就開着汽車給莊員們分糧食了，有的分到十袋，有的七袋。还有很多肉、黃油、蜂蜜。每人光是錢就分到了兩千，說不定还要多些。’

“我默不作聲，沒打斷她，而她又繼續說：

“‘鄰居們都開始過起好日子來嘍。咱們現在可怎么办呢，潘杰萊·阿發納西奇？咱們真的就不能給集體農莊遞個申請書了嗎？可能他們會發一下慈悲心的，說不定會接受咱們的。’

“老弟，你聽見了吧！起初是她自己，這個蠢婆娘把我從正道上拖下了水，跟特利弗神甫混在一起，而現在她却要我寫申請書。說得倒容易——寫吧！可是怎麼寫——嗯，這個傻女人，她是不明白怎麼寫的！

“我繼續沉默着，什麼也沒說。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有好幾次打算去見薩姆桑·彼得羅維奇，我不能呵！走到了管理處跟前，結果又折了回來。我心里害怕，真他媽見了鬼！

“這樣拖延又拖延，但是昨天晚上，我下定了決心：‘一定去’暗自想‘到區執行委員會見主席去，跟他談一談：看他說些什麼？’瞧，現在我正是從那兒回來，”潘杰萊·阿發納西奇到此講完了自己的一段故事。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究竟給你提了什麼意見呢？”我問潘杰萊·阿發納西奇。

“那位主席呵，他是什麼忙也幫不了。他說：‘這不是咱們的事，而是集體農莊的事。要是莊員們同意接受你，那你就在勞動組合里工作，要是不接受，那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就是主席同志對我說的話。”

潘杰萊·阿發納西奇又掏出烟絲袋，卷了一支香烟，隨着嚴肅地嘆了一口氣！

“自己錯了，的確，當了一陣子糊塗蟲，現在看清楚了。今天馬

上就去寫申請書。再也熬不下去啦！……”

故事結束了。在叉路口上我們分了手。我望了一眼老頭的憂郁不安的臉色，我祝福着他的成功。

(譯自一九五五年蘇聯民族友誼雜誌第二期)

Никандр Ильяков: Сам виноват)

青春恢復的時候

薇·史彼莉陀諾娃

房子里的窗都開着，一股油漆和潮濕的石灰的氣味，隨同穿堂風從屋子裡蒸發出來。拉斯瑪·彼特妮露出滿意的神情，打量着變得亮堂堂的天花板和描着花紋的牆壁，好挑剔地察看着每一個角落。瞧，還做好了一樁事：管理處已經打掃得干干淨淨了。只不過這個吝嗇鬼濟列討了這麼高的價錢！

她踏着稍有點沉重的、沙沙發響的步伐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她用指甲試了試新鮮的、有些地方還沒有干的灰泥。不，這樣搞一搞就要三百盧布總是嫌貴一些。

“您以為，假如這個集體農莊是一個先進農莊，那末我們的錢就多得出雞都不啄了嗎？”她把那圓圓的、臉皮肥胖而鬆弛的面龐轉向濟列，氣沖沖地說。“在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錢來以前，我應當好好想一想……”

建築事務所工程主任濟列，給這些滔滔不絕的話弄得十分沮喪，他緊跟在她身後，神經質地拉開了那根可以摺疊的米突尺。終于，他只能說：

“我們的價錢對哪一個都是一樣的。近幾天我們給鬥爭集體農莊辦事處粉刷，那里就不會討價還價，他們都付清了。”

一提到鬥爭集體農莊，又引起她訴說着另一種說不完的話。

“你真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人來做榜樣啦！這個史普魯季斯是不知道算錢的。只在一個豬圈上就花了五十多萬，這是開玩笑的嗎？難道這不是浪費嗎？”

彼特妮采說最后一句話故意提高了嗓音，并且斜瞥了一眼通鄰室的門，好像要檢查一下，那里聽見了沒有？假如聽見了，那末他們就会賞識她的節儉，而看出这个暴發戶史普魯季斯的真正的價值了……

薄薄的木头板壁那一边坐着兩個人，他們不知談些什么，已經談了一個多鐘點了。其中一个是耕作隊長雅柯布·勃拉旋。彼特妮采走过開着的門時，瞧見了他的寬闊的、駝着的背和剃得光光的、結实的后腦勺。跟他談話的人也坐着，用肘子支在桌子上，時時整理着落在前額上的頭髮。这人还十分年青。在稍微有點尖的顴骨上泛出兩圈深紅色的紅暈。他穿了一件廉价的、小棋盤格花紋的上裝，这件上裝他穿着太大——大概兩肩太寬了。这是新選出來的党的區委第二書記阿尔維特·魯克斯金，起碼他是这样自我介紹的。但是來客的舉止不很平常。他在集体農莊里已經住了几天了，在这几天里他到过各个隊，將他們的生產計劃研究了很久，研究得大概已經能背得出來了。他想找些什么，他要打听什么？尽管彼特妮采还是照常吵吵嚷嚷地照料着一切，为了一點兒錢跟济列吵架，可是她的內心却越來越不安了。

拉斯瑪不滿地皺着眉頭，不慌不忙地在济列要的數目單上簽了字。像他这样的人，你是爭辯不過的。房間里靜悄悄的。只有从那个远远的角落里，那里彼尔津正在結算售出的牛奶單据，傳來了算盤珠枯燥單調的聲音。板壁后面响起了勃拉旋嗡嗡的聲音，宛如迷途的野蜂。

“地早就荒了。也沒有算一算，多少年沒有耕过，沒有刈过了。但是，聚集起來可也不少哩……”

“跟主席談過了嗎？”魯克斯金問道。

“怎么不曾談过，談过不止一次了。可是，你瞧，老是沒有空。”

他們在談什么？是不是在談展開在山谷那一邊的那塊變成了

沼澤的窪地？早晨她看見他們倆從那兒來。但是那里有什麼可看的？在這塊草地上，除掉赤楊和硬幫幫的香蒲以外，什麼也沒有長。連牲口也不願到那邊去——它們知道，那邊沒有什麼好吃的。

“區里有人到你們這裡來過沒有？他們可以幫助你的，”傳來魯克斯金的聲音。

“怎麼沒有來過，來過不止一次哩！沒有一天區里沒有人來過。只不過他們不來問問我們，不來跟我們談談罷了。他們來找主席，跟他談了一談，然後就走開了。另一些人呢，假如沒有碰到彼特妮采，他們連汽車也不下，便轉身回去了。”

拉斯瑪氣忿忿地噘着嘴。這個勃拉旋為什麼多嘴多舌呢？跟她也沒有談過幾次呀。那個第一書記普魯齊斯只是按時問一下，播了多少種，收了多少莊稼，運了多少糧到採購站去。假如在田里碰到，那就隔了汽車門說：“你們的工作還不差，你們割吧，割吧，”於是就把汽車開走了。老實說，普魯齊斯有這麼一部汽車，叫你坐了進去不想爬出來。汽車里都鋪上了軟綿綿的、嶄新的毯子，要能睡在上面，又有多好呀……

彼特妮采從窗口看見——養蜂人古爾比斯正在慢慢地走到管理處來。哎喲，來的不是時候！她今天根本不想見他。但是他已經站在門檻邊了。古爾比斯樂陶陶地四面打量了一下，從他那光禿禿的頭上脫去了那頂破破爛爛的舊便帽。哦，出了什麼事？讓他馬上統統說出來吧，難道他不知道區里的客人在他們這裡，每一分鐘都可能需要她嗎？……

“要給蜜蜂種生蜜的草了①，”古爾比斯慢條斯理地說，一面用那雙明亮的、蔚藍的眼睛瞧着她。“我有二十索特卡的芥子②。

① 即蜜源植物。 ② 索特卡是長度單位，等於百分之一俄丈（一俄丈合二·一三四公尺，合六·六市尺）。蜜蜂很愛吸芥子的花蕊。